

瞄准俄欧关系，普京再打克里米亚牌



两年零五个月之前，克里米亚公投脱乌入俄，乌克兰与俄罗斯彻底交恶，西方国家也开始对俄实施经济制裁。虽然两年多来俄乌摩擦不断，但大体上主要集中在乌克兰东部地区，克里米亚相对而言较为平静。

按理说，克里米亚局势越平静，对俄罗斯越有利。毕竟，让克里米亚问题降温，可以逐渐淡化西方国家对克里米亚入俄的反对，达到所谓闷声发大财的目的。

但俄罗斯偏不如此。8月10日，普京突然指控乌克兰政府试图以恐怖手段在克里米亚挑起新冲突，破坏当地的稳定。虽

然乌总统波罗申科矢口否认，但克里米亚强势回归国际热点问题序列。

此后，俄罗斯连续出招。11日，俄外交部宣称消灭乌克兰在克里米亚的特工网，外长拉夫罗夫在与法国外长通电话时，施压西方国家应进一步督促乌克兰政府别搞小动作。12日，俄南部军区宣布已在克里米亚部署了最先进的S-400防空系统。当天，俄总理梅德韦杰夫甚至表示，不排除与乌克兰断交。

乌克兰也不甘示弱。11日晚，总统波罗申科下令东部和克里米亚边境进入最高战备状态，当地的实际威胁级别也提至最高的红色预警，还在南部地区开始军演。有报道称，乌克兰正在克里米亚以北地区集结坦克和炮兵部队，并切断了这一地区的网络。

这场对手戏，目前来看，俄罗斯显然是主导剧情发展的导

演兼主演，但乌克兰也不是打酱油的，它也力所能及地利用了这次克里米亚危机。

从时间上看，俄乌双方都需要“借题发挥”。9月18日，俄罗斯将举行国家杜马(议会下院)选举，但目前的民调对执政的统一俄罗斯党不太有利，仅有不到四成民众愿意投票给该党。显然，在国内经济短期内无法走出西方制裁和油价低迷阴影的情况下，普京需要拿克里米亚唤醒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，提振选情。

8月24日，乌克兰将迎来独立25周年纪念日，面对同样没什么起色的经济，执政尚不足半年的新政府，也需要借克里米亚激发民众的爱国热情，巩固总统波罗申科一派的执政地位。

乌克兰深知明面上与俄罗斯对抗甚至动手，无异于以卵击石，因此不排除基辅方面真的在克里米亚搞一些小动作的可

能性，以此搅乱克里米亚局势，削弱俄罗斯在当地的控制力。

真若如此，普京率先将此事捅出来，无疑抓住了波罗申科的“小辫子”，一方面彰显出俄罗斯的绝对实力和对克里米亚的绝对控制力，另一方面在法德俄乌四方计划近期会面之际，将乌克兰塑造成一个暗中使坏，破坏规则的负面形象，借以证明《明斯克协议》执行不力全靠乌克兰，从而减轻法德等西方国家在这一问题上对俄方的压力。

而且，莫斯科方面的视野绝不止于一个克里米亚或乌克兰问题。在前不久北约华沙峰会将针对俄罗斯的军力部署计划付诸实施，以及美国加紧推进东欧反导系统的背景下，俄罗斯已经围绕克里米亚大做文章：在已有克里米亚塞瓦斯托波尔基地之外，在临近克里米亚的新罗西斯克为黑海舰队再造一个基地；最先进的S-400防空系统部

署克里米亚。这些都可被视为对北约战略压力的回应。

更重要的是，普京看准了现在俄罗斯外交向西方向上的有利形势：土耳其与美欧关系降温的同时，俄土关系走出阴霾迅速升温，南部战略压力减轻；黑海舰队进入地中海有了保证；英国新政府和德国方面近来均表示应该改善对俄关系。既然俄欧存在重修旧好的可能，而乌克兰问题是横亘在双方之间的唯一沟壑，俄方不能让它僵持在那儿，需要时不时地提出来，并谋求尽早解决。

因为知道俄美关系短期内不可能缓和，在英国“脱欧”及欧盟内部动荡之际，俄方近期套路的着力点全在欧洲，促成俄欧关系改善就瓦解了欧美对俄制裁的阵线，制裁一旦取消或减轻，俄国内经济就有了喘息之机。这才是普京近期频打克里米亚牌的主因。

暑假快结束了，家长们嗨了



眼看8月末马上到来，一组恶搞照片在网上流传：一边是背着书包、一脸不开心的孩子，另一边则是兴高采烈到要跳起来的家长。借这些PS过的照片，家长们喊出自己的心声：我家“熊孩子”终于快开学了，我好开心！

不管在欧美还是中国，对孩子们而言，暑假可谓一年中最长的假期。在中国，提到暑假，说白了就一句话，就是不要光顾着玩忘了学习。不过在美国，情况就大不一样了：老师们不但不布置作业，还鼓励家长带孩子出去进行“素质拓展”，参加像旅游、野餐、夏令营，去医院帮忙照顾病人之类的活动，让他们从小就



一名家长上传的照片中，三个孩子背着书包垂头丧气，妈妈开心地跳了起来。

假的最后几天，带孩子这样玩”“如何在带孩子过暑假的过程中活下来”等标题。一名父亲就以亲身经历给家长们提了几条相当实用的建议：比如，要是带孩子去沙滩，一定要带一套玩沙子的玩具，这样娃儿就会沉迷于“盖城堡”什么的，大人就能好好享受日光浴了；再比如，要是带孩子出去远足，一定要提前预备好零食，根据孩子的体力量力而行，尽量让他们“走回来”，而不是被你“背回来”；还有，记得把iPad充满电，下载好孩子爱看的动画，这样才不会被他们在路上吵得头晕脑胀。

不过，“全家过暑假”可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上的。据加拿大CTV网站近日报道，有专家认为，暑假过去，秋季开学后，那些来自低收入家庭的学生容易在见识上和成绩上落后于同龄人，因为这些学生的家长没钱让他们去参加各种社会活动，家中书

籍也相对较少。加拿大劳瑞尔大学社会学教授夸克建议，收入较低的父母可以带孩子去公共图书馆，或者进行一些有益的亲子活动等，缩小孩子与那些“有钱同学”之间的差距。

看到这儿，你大概会觉得，这些家境较差的孩子实在可怜。别急，还有一些孩子比他们更“可怜”。“商业内幕”网站援引《纽约时报》的报道称，为了提高绩点，有些美国高中生暑假大部分时间是在教室里学习！而且，这些学生绝大多数成绩不错，有人是为了提前学习下个学期的知识，有人甚至开始涉足大学课程。在这一点上，中美学生好像“神同步”了。

无论孩子的暑假怎么过，作为监护者的家长，都要为他们操心，花钱。这就难怪在“熊孩子”开学前，家长们终于“祭出”了这样一组欢呼雀跃的照片，跟这个受累的暑假说再见。

一个“民族英雄”的卖国路



这一周，韩国总统朴槿惠惹上了大麻烦。由于她在8月15日韩国“光复日”的演讲中为政府部署“萨德”系统的立场辩护，原本就不买她账的反对派被激怒了，媒体和公众怒骂这位女总统“卖国”，要求她下台的声音也不绝于耳。

朴槿惠被骂“卖国”，其实一点都不奇怪，在她之前的前十任韩国总统，都曾被骂过“卖国贼”。2004年，韩国专门出台了一系列法案，声称要对上世纪所有的“卖国贼”进行清算，首批清查就确定了120多号“卖国贼”，朴槿惠的父亲、前总统朴正熙榜上有名。而朴槿惠上台之后，根本不敢给她父亲翻案——因为声讨“卖国贼”的民意力量实在太强大了。

韩国人为什么对“卖国”如

此敏感?原因之一，是历史上韩国人曾被一桩“自己人”的卖国行径深深地伤害过。

如果说8月15日是韩国的国庆日，那么同月22日，就是韩国的国耻日。1910年8月22日，韩国首相李完用在《日韩合并条约》上签字，由于该条约标志着韩国正式被日本吞并，李完用的“卖国贼”称号因此比汪精卫的还瓷实，是韩国无可争议的“头号卖国贼”，可谓“骨朽人间骂未销”。但倒回条约签订前十几年，这哥们儿却还是个民族英雄。

甲午战争以后，日本其实并没有立刻将韩国吞并，而是让其成立了“大韩帝国”。韩国人当然不愿再受日本的操纵，于是反日派就想利用各列强势力，脱离日本的控制。看过韩剧《明成皇后》的人，对这一段肯定非常熟悉。但与电视剧不同，作为国王的老婆，闵妃其实没有那么“英明神武”。她“联俄抗日”的那些招，其实都是围绕在她身边的那些精英给她出的，而李完用正是“闵妃党”的中坚力量。

1895年闵妃被日本人杀害，“闵妃派”树倒猢猻散，但李完用没有放弃，他逃进俄国使馆，坚持不懈地给日本人找麻烦。1896年，在沙俄的支持下，李完用政变成功，辅助国王一举端掉了亲日内阁。虽然此次政变对韩国的实际意义只是换了个东家，但对于烦透了日本人的韩国民众来说，李完用是有“再造社稷之功”的民族英雄。

然而好景不长，1905年，日本在日俄战争中击败了沙俄，重新掌握了对韩的控制权。在日本人提出的韩国新内阁名单中，民众惊奇地发现，前“抗日英雄”李完用居然名列其中，而且这家伙一进新内阁就来了个“君子豹变”，极力主张对日妥协。

李完用为何“变节”是韩国近代史上的一个谜，韩国史家给出了多种解释，有人认为他是在新政权中受到排挤，心生愤恨，想借日本人之力上位；更有人说他贪财，收了日本人的黑钱。但这些解释都不能回答一个问题——一个当年连性命

都不顾，坚持策划反日政变的人，为什么突然会在一点小恩小惠的收买下就变节了？

一种更靠谱的猜测是，在做外务大臣期间，李完用与日本元老伊藤博文有了接触。伊藤博文在日本对韩事务中属于“稳健派”，由于害怕过分刺激列强，他反对直接吞并韩国，而主张只要让韩国沦为日本的保护国就可以了。日俄战争之后，伊藤成为韩国总监，上任前还特意与“旧识”李完用进行了一次深谈。这次谈话可能让李完用认为，伊藤的条件，已经是韩国此时能得到的最高价码。

既然要对日妥协，那就让他这个当年曾经力挽狂澜的“抗日英雄”来做吧，也许凭着自己的威望，还能说服韩国民众，不做无谓的牺牲。李完用的这个心思，其实在他后来面对公众商讨做解释时也能窥知一二。1905年《乙巳条约》签完，他曾经辩解道：“我们只是把外交一项权力暂时交给邻国，而我国富强的那一天终将会到来。”

然而，历史没给这个已经踏上卖国贼船的人“洗白”的机会。1909年，哈尔滨两声枪响，李完用的“合作伙伴”伊藤博文被安重根刺杀。主张直接吞并韩国的“激进派”在日本得势，李完用的“日韩提携”梦想彻底泡汤。

此时的李完用发现自己已经进退两难了，在伊藤博文的提携下，他已经坐上了韩国首相的高位，如果“日韩合并”，这个国当然要由他来卖。那么辞职不干了?也不行。多年的“亲日”策略，已经让民众忘光了他当年的英雄形象。如今他是人人得而诛之的“韩奸”，离开日本人的保护，他一分钟都活不下去。

晚年的李完用一直在韩国复国志士的刺杀阴影下生活，有一次，在侥幸躲过暗杀后，李完用黯然赋诗曰：“大韩医院降元吉，明窗净几独坐时。吾死吾生何足说，此心惟有后人知。”其实他自己肯定也明白，作为亲手在“大韩死刑判决书”上签字的人，他的“此心”，是不会有后人屑于去理解的。